

本報記者攜手「打假人」暗訪揭黑

上海藥店
假藥猖獗

神州內望

在內地
食品市場一

片打假聲中，藥品及保健品的真偽似乎更值得重視，然而，該領域被一層薄霧所籠罩。近日職業「打假人」高敬德向

大公報舉報，他在上海發現了20餘種「問題保健品」在公然銷售，有個別咖啡非法添加藥物成分、部分減肥和益腎保健品添加了「偉哥」成分；為此，記者在滬上幾家連鎖藥店開展暗訪調查。

文、圖：本報記者 倪巍晨

記者在暗訪時發現，有藥店的確售賣非法添加西布曲明、西地那非等成分的保健食品，但在銷售時非常謹慎，絕不留下證據。

「陰陽發票」耐人尋味

「『左旋肉鹼』有嗎？」記者到徐匯區天鑰橋路的源豐泰參茸大賣場伴裝購藥，在得到肯定答覆後，記者以125元購買了一盒「瀚美堂左旋肉鹼」。為取得證據，記者故意索取發票，但對方聲稱「開票人不在，若要發票下次再補開」。

「沒發票就不買了。」在記者堅持下，藥店營業員很不情願地開了發票。但記者發現，儘管收銀小票上印有源豐泰參茸大賣場的字樣，但正規發票的收款單位卻是上海省陽參茸保健品有限公司，而在經營項目一欄「左旋肉鹼」也變成了「食品」，「陰陽發票」着實耐人尋味。

在閘北區開喜路的源豐泰參茸大賣場，記者邀高敬德一同進店，孰料剛進店門，認出老高的店員迅速將「問題保健品」從貨架取下藏好，記者只好獨自暗訪同一條路的啓廷保健品店。在店內當眼位置，記者看到已被閘北食藥監部門認定為非法添加西地那非的「神力健身益腎膠囊」，當記者詢問是否能開發票時，店員回應：「我是新來的不會開票，再說這個藥賣得很好，從沒有人索取過發票」。

保健食品竟添「偉哥」

上海虹口食藥監部門向記者證實，高敬德4月份曾向該局舉報發現假藥。該局還透露，5月初在回覆高敬德的舉報處理意見書已回應，執法人員依據老高的線索在保定路的保健精品專賣店查獲「海狗丸」1盒、「疑似英國進口藥品Cialis」3盒，還發現標有「保健食品」字樣的「左旋肉鹼」、「鞣丸酮」、「纖纖寶貝」、「蘋果醋減肥膠囊」等4種產品涉嫌假冒保健食品批准文號，「上述產品因涉違規，我局已開始查處」。

高敬德提供的一份由上海市閘北區食藥監部門出具的檢測報告稱，「我型我瘦膳食纖維減肥膠囊」、「神奇修身咖啡」、「神力健身益腎膠囊」等20餘種保健品中檢出西布曲明及西地那非。高敬德直言，西布曲明和西地那非被濫用的情況在保健品市場並不少見，國家相關部門規定，保健食品不能添加藥物成分，藥品服用劑量是通過臨床用藥得出的，若過量會傷害身體。

食藥監執行力待提高

相關資料顯示，西布曲明是中樞神經抑制劑，有興奮、抑食作用，它同樣可能引發血壓升高、心率加快、厭食、失眠、肝功能異常等副作用。中國在去年10月30日叫停產銷該藥，而美國FDA和歐盟也均因西布曲明或導致心腦血管病症發生率而停止該藥用於減肥產品。較之西布曲明，西地那非最早用於治療心血管疾病，後意外發現能治療陽痿，內地稱為「萬艾可」，由於輝瑞擁有西地那非的專利權，因此「萬艾可」是目前市面上唯一合法以西地那非為主要成分的藥物。

高敬德表示，今年3、4月他連續在合肥、常州、揚州等地暗訪。在合肥長江路和宿州路上的3家藥店內，發現了「漢王神寶」、「海馬扶正膠囊」等疑似「問題保健品」，這些保健品均在說明書上標註了僅有藥品才能標註的主要功效。除合肥外，他在常州的2家藥店、1家保健品店發現了20多種疑似假藥，並在揚州的3家藥店內發現了5種疑似假藥。

記者電話聯繫了合肥食藥監部門，一名稽查處執法人員稱，高敬德在合肥查到的保健品存在說明書違規問題，經檢驗後，已對上述保健品按假藥論處。

高敬德說，去年他在杭州查處假藥時，當地江干區分局執法人員未馬上稽查，而是和他商量獎金，由於時間被拖延了，最終某售假藥店的「問題保健品」蹤跡全無。「上海也存在相似問題，以源豐泰為例，上海僅閘北分局給予積極響應，其他有關分局卻沒有行動。」高敬德說。



▲記者發現上海開喜路啓廷保健店出售被食藥監部門認定添加西地那非的「神力健身益腎膠囊」



▲記者從源豐泰參茸大賣場購得的「左旋肉鹼」產品，包裝盒上的批號與「挺觀牌減肥膠囊」的產品批號相同

▲上海市虹口食藥監部門向高敬德出具的舉報處理意見書

藥品利益鏈揭秘

「如果你是外行人，或許永遠都不知道真、假藥品（保健品）製造成本懸殊，銷售環節也暗藏玄機。」高敬德以其「打假生涯」中的首個目標「假雲仙牌天胡荽愈肝片」為例，向記者勾勒出一條與假藥市場有關的利益鏈。

高敬德透露，一盒正牌「雲仙牌天胡荽愈肝片」成本僅約3元，而假貨成本僅1.45元，出廠價為9元，醫藥公司以32元售給藥房，藥房零售價則為136元，且每銷售1盒便向醫藥公司返點約20%，這些返點並不入帳。

「假藥出廠後，廠商銷售員會尋找中間人牽線搭橋，接觸連鎖藥店的採購經理，如果藥品能進入銷售領域，中間人便能獲得數萬至數十萬元不等的介紹費。當然，介紹費的數額最終取決於藥品能進入的銷售終端數量。」曾是醫藥界人士的高敬德對藥品流通的各個環節瞭然於心。

「在結識藥店採購負責人後，廠商推銷員會施以『銀彈』，請其幫忙。」高敬德直言，藥品、保健品從出廠，直至進入藥店，過程並無繁複的預謀，但當利益鏈上的每個人及企業爭取其利益最大化時，被忽視的恰恰是民眾的健康。

高敬德告訴記者，他在追蹤「假雲仙牌天胡荽愈肝片」時發現，假藥每進一家連鎖藥店，其規模、知名度及進貨量將決定藥店採購負責人的最終收益，一般是3000至5000元不等。

「假藥製造商若要提高銷量，一般還會派人打通連鎖藥店的店長、售貨員的關係，藥品便能被放到藥店當眼位置。」高敬德的話獲得了上海醫藥界人士的認同，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藥店經營者透露，藥店中品牌藥的利潤最少，而代理品牌藥品或仿品牌藥品的利潤則高達70%，售貨員一般會向消費者推薦仿品牌藥，或一些進價低售價高的小品牌藥。

特稿



▲記者在上海工商部門網站未發現與源豐泰、源豐泰參茸、香港源豐泰等有關的登記記錄

源豐泰背景撲朔迷離

涉嫌銷售問題保健品的上海源豐泰參茸大賣場與香港有何聯繫？記者從該處購買的「瀚美堂左旋肉鹼」是否涉假？為弄清真相記者展開調查。

雖然源豐泰的店招牌上未現「香港」二字，但其塑膠袋卻印有「香港源豐泰監製」字樣。記者在上海工商局官網上並未查到與香港源豐泰、源豐泰國際參茸等有關的信息。當記者輸入源豐泰開具的發票收款單位——上海省陽參茸保健品有限公司時，卻有三項紀錄，分別是真南路的上海省陽參茸保健品有限公司、臨汾路的上海省陽參茸保健品有限公司臨汾店，以及天鑰橋路的上海省陽參茸保健品有限公司徐匯分公司，這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負責人均為朱建祥，公司註冊資本50萬元。

為查清從源豐泰購買的「瀚美堂左旋肉鹼」真偽，記者又在國家食藥監局網上進行搜索，但與「左旋肉鹼」相關的減肥產品僅4種，瀚美堂的產品不在其中。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瀚美堂左旋肉鹼」的批號為「衛食健字（2003）第0331號」，但谷歌搜索後發現，另一款名為「挺觀牌減肥膠囊」的產品同樣擁有該批號。



▲源豐泰參茸大賣場開給記者的發票，收款單位變成上海省陽參茸保健品有限公司

記者暗訪遭遇前倨後恭

「給我坐下，你們一個都別想出門。不許笑，你們這種人就拿這種方式賺錢？」記者隨高敬德前往上海凱旋門保健品市場暗訪，但剛進門老高即被人認出，結果被對方「客氣留下」後，記者只得表明身份，孰料市場管理方態度180度大變，不僅連聲道歉，還敬來香煙茶水，其前倨後恭的態度轉變，令人感受複雜。

「他們認得我的臉，我在1樓，你先上樓看看是否有問題保健品。」由於事先老高和記者打過招呼，記者便獨自去市場4樓查訪，怎料剛上4樓便接到老高電話，「我被發現了，他們要帶我去4樓辦公室」。當記者找到市場辦公室時，老高恰巧被數名大漢「簇擁着」走來，記者也因「是一夥的」而被帶往辦公室，緊接着另一名接到老高電話趕來的某報同行也被送了進來。

「有什麼好查的，我們這裡沒有假藥，我最恨你們這種人，靠這撈錢對吧，一個都別走。」老高及記者3人剛坐下，市場管理方張姓負責人便關閉大門，並用手指着老高和記者大聲指責，同時命人拍下老高的照片，禁止其再進

市場。記者欲與之理論，卻因對方「人多勢眾」只得偃旗息鼓，而同行更被迫坐下不得站立。

「剛才誤會了，別介意，剛才誤會你們和他（高敬德）是一夥的。對不起，來抽煙。」在激烈的爭執後，記者因擔心人身安全而表顯了身份，查驗過記者證件後，原本態度囂張跋扈的市場方卻來了個180度大轉變。

與記者受到的禮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坐在身旁的老高卻無人理睬。

對於前後兩種迥異的態度，市場管理方負責人解釋說，老高此前已來過多次，其暗訪的做法擾亂了市場的正常經營秩序，「消費者若買到假藥，我們歡迎投訴，但他每次來都直接要求購買假藥，碰到商戶沒有便要求從市場外代購，這是存心找事。我們不歡迎這種靠打假獲利的人」。負責人還抱怨，市場管理難度很大，雖然商戶進駐前都簽署了保證銷售正規保健及藥品的協議，並查證相關藥品進貨渠道，但「極個別商戶在外面有地下倉庫，我們沒有執法權」。

「打假人」被指「藥界叛徒」

他曾在醫藥公司任職且收入不俗，他會有美滿的家庭及賢惠的妻子，但如今不僅丟了工作，妻子也離他而去。這個皮膚黝黑、頭髮微脫的中年男子，便是失視「2008年感動中國候選人」高敬德，一名上海「職業打假人」。

對於「打假英雄」的說法，高敬德不以為然：「很多人都說我『不識相』，還稱我『醫藥界的叛徒』。」的確，高敬德如今的形象很難與「英雄」聯繫上，相反，稍有異味的黑色外套，略微發黃的白色T恤及一條破舊褲子，無聲地述說着他的生活現狀。他唯一的隨身物品是一個裝有大量與假藥、問題保健品相關的塑膠袋。

高敬德說，他專職打假源於一次吃假藥的經歷，2003年他購買了兩瓶「雲仙牌天胡荽愈肝片」，結果服用後全身出紅疹，同樣服用該藥的表哥更短暫昏厥。為弄清緣由，高敬德四處查證，

最終將造假者送進監獄，由於打假過程觸及醫藥界的潛規則，他成了同行眼中的「叛徒」。

售假者飽以老拳

這些年，高敬德的打假足跡遍布華東各地，因他頻頻亮相媒體，很多售假者對其時刻提防，認識他的售假者都拒絕將假藥賣給他，有時更會因身份暴露而被售假者飽以老拳。

高敬德說，他也有「線民」，只要查證確屬假藥，就會給「線民」支付數百元報酬。當記者問及他「生活來源及打假經費」時，他含蓄地回答，「我過去年薪20萬元，還有些積蓄」。事實上，高敬德的打假動機也屢被質疑，有人稱其「借打假之名斂財」。對於各種質疑，高敬德並不在乎：「我過去打假都住四星级酒店，現在常常住20元的浴室，甚至在火車站將就一晚。從

2004年至今，我在全國打假600餘宗，累計花費約25萬，但全國各種獎勵僅14萬，你說我是掙錢還是貼錢。」

採訪結束時，高敬德說，他感到從未有過的孤立和無助，「我現在阻力太大，如果能重新來過，我會選擇放棄，但既然已走上了這條路，只能堅持下去」。記者在採訪時感受到，高敬德對監管部門並不信任，甚至兩者間還產生了一些「誤會」。

上海食藥監稽查部門的相關人士透露，大部分舉報人都是為了能夠更快更徹底地清除假藥，而高敬德在某種程度上好像更注重新行政獎勵。另一名與高敬德有過接觸的食藥監工作人員感嘆，高敬德打假的意義官方是認可的，市場需要這樣的「啄木鳥」，但他喜歡當獨行俠，他若能與食藥監形成合力一同打假就更好了。